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緝卷二十八至三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莊承

謄録監生臣牟焜

詩緝卷二十八

宋 嚴粲 撰

公劉名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涖音利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箋曰公劉后稷之曽孫而獻是詩也箋曰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及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戒之也○詩記曰史記云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窋竹律反○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

名公之志也

篤公劉傳曰篤厚也○今曰公劉克篤前烈○釋文曰王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詩故曰周人以諱事神王者袷百世名公不當舉名然則公劉其號也

匪居匪康箋曰康安也

迺埸迺疆埸音亦○信南山傳曰埸畔也○董氏曰疆界也埸疆皆田之界畔然詩言迺埸迺疆當有小別疆如封疆所包者廣故王氏於信南山言疆者為之大界然則埸是小界今之小田塍也

迺積迺倉積如字○董氏曰積委積也此委積音餧恣○朱氏曰積露積也

迺裹餱糧裹音果餱音侯○今曰餱乾食也解見伐木糧米食也

于橐于囊橐音託○傳曰小曰橐大曰囊○疏曰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簞食與

內寘槖是乾餱裹于槖也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裹之巨囊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今曰東方朔傳云奉一囊粟是糧米裹于囊也奉音俸 思輯用光 輯音集○今曰書輯五瑞註云歛也此輯亦聚集之也 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箋曰干盾也盾食允反○戈解見曹候人○傳曰戚斧也揚鉞也鉞音越○詩記曰左傳工尹路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鏚柲注鏚斧也柲柄也柲音祕○疏曰鉞大而斧小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 爰方啓行 朱氏曰方猶始也

首章述公劉在西戎謀遷於豳也自后稷封於邰傳子不窋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竄于西戎不窋之孫公劉自西戎而遷于豳遷國安民非篤

厚者不能故言篤厚乎公劉也以下乃述厚民之事唯篤厚故能厚民也公劉之在西戎不敢居處不敢安寧謂不安於夷狄之陋謀為遷豳之計也將欲遷國必先聚糧治兵故迺埸以治其田之小塍迺疆以治其田之大界乃蓄其露積乃實其倉廩既已富殭乃畝其乾餱于小槖畝其糧米于大囊思以歛集其民而光顯其國遷國則民易離散故必有恩意歛集之也於是弓矢則張之又有干盾戈戟戚斧揚鉞於

是方開路而行以遷於豳焉詩記曰毛鄭以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避難遷於豳且以為在邰有疆場積倉為夏人迫逐乃棄而去攷之是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參之蓋自不窋已竄于西戎至公劉而復興疆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都于豳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傳曰胥相也相去聲○今曰聿來胥宇既庶既繁箋曰庶衆也繁多也既順迺宣○曹氏曰順樂從也陳氏曰宣導也而無永嘆平聲陟則在巘研之上○釋山曰重甗隒甗音巘隒音儼○郭璞曰山形如累兩甗甗甑也○釋文曰毛云小山別于大山與爾雅異復降在原何以舟之傳曰舟帶也維玉及瑶音遥○今曰瑶

美玉也玉泛言之　鞞琫容刀○鞞音丙琫必孔反亦作鞛

琛言玉之美者　鞞琫解見瞻彼洛矣○

疏曰此傳云鞞下飾以下不言其飾故指鞞

之體云下飾也○朱氏曰容刀其中容刀也

次章述至豳相宅也篤厚乎公劉也往相廣平之原

地以居其民其民既庶而衆矣既繁而多矣庶即繁

也言庶而又言繁見歸者愈多也衆多則宜意嚮難

齊今皆順從而樂遷矣公劉又恐民之初遷有懷不

能以自達迺復宣導在下之情欲人人皆得其所也盤

庚之民必再三宣導而後順從今既順迺宣則本無

扞格而上猶慮其壅蔽也故歡欣交通無有永嘆而不滿者非民咨胥怨之比也民見公劉升則在巘山之上以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以察其處所反覆相視以民居為重遂言公劉登陟之際何所佩帶乎惟玉及美玉之瑤又有鞞鞘其上飾有琫以容其刀也稱公劉佩服之美者承上文而無永嘆述斯民喜之之情也黄氏曰詩人之情其惡是人也必言其車服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不足以稱之其喜是人也亦必言其車服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足以稱之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則為宣導溝洫此迺宣承既順言之下云而無永嘆則為宣導下情

篤公劉逝彼百泉箋曰逝往也○張子曰只看百泉之往處便知地形也瞻彼溥原溥音普○箋曰溥廣也迺陟高岡箋曰山脊曰岡迺覯于京傳曰覯見也○箋曰絕高為之京○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京○今曰此乃覯于京非岐周地名之京故鄭氏以為絕高為之京謂高丘耳○有考見文王京師之野傳曰是乃大衆所宜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始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言新絳故絳也公羊以為衆大非也于時處處音杵于時廬旅

傳曰廬寄也○疏曰地官遺人云十里有廬是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衛藏公廬于漕遺去聲　于時言

言　傳曰直言曰言○疏曰謂一人自言○蘇氏曰言言施教令　于時語語　傳曰論難曰語○疏曰謂二人相對○蘇氏曰語語議政事

三章述營度邑居也篤厚乎公劉也其營京邑也自下觀之則往彼衆水所聚之處又望彼溥廣之原自上觀之則升彼南山之岡脊乃見高大之京丘可居也此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於是經畫以定之於此作民居以處其處者於此作客舍以廬其旅者於

此施教令於此議政事各有其所見規模整整也處謂居民旅謂賓旅也○百泉衆水也令地理家言衆水所聚為得水也曹氏據杜佑云百泉在漢為朝那縣屬安定郡在唐為百泉縣屬平涼郡魏於其地置原州唐因之當是其地因詩百泉而得名猶因杜詩不夜月臨關後人遂置不夜關耳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濟齊之上俾筵俾几箋曰俾使也既登乃依毛如字鄭上聲○傳曰賓登席依几乃造其曹造音慥○箋曰造適也○傳曰曹羣

也

執豕于牢傳曰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殺所戒反○疏曰饗禮當烹太牢以飲賓此唯用豕新至涖地殺禮也晉語云大任溲於豕牢而生文王即牢是養豕之處燕禮羹定乃納賓此賓升乃執豕者其賓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與殺酒各自相近故也溲音搜作溲同小便也

酌之用匏音庖○傳曰酌之用匏儉以質也○疏曰匏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

食之飲之食音嗣飲音蔭君之宗之傳曰宗尊也

四章述宮室既成而落之也篤厚乎公劉也於此高丘之京依而居之謂宮室既成而安其居也於是與羣臣飲酒以落之其禮容之盛蹌蹌濟濟然公劉使

人為之設筵使人為之設几賔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前乎此公劉使人造適其牧豕之羣執豕於牢中以為飲酒之殽其酌此酒用匏為爵公劉之於羣臣既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禮雖簡儉羣臣君之尊之不失敬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箋曰溥廣也既景迺岡傳曰考于日景參之高岡○今曰地官大司徒正日景以求地中注景如字本或作影非相其陰陽相去聲○箋曰相其陰陽寒暖所宜

觀其流泉疏曰流泉所以灌溉其軍三單箋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

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羨延之去聲○疏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丁也　度其隰原度音鐸　徹田為糧箋曰什一而稅謂之徹○李氏曰周之徹法最為盡善自公劉始後世從而守之　度其夕陽傳曰山西曰夕陽○箋曰夕陽者豳之所處也○疏曰豳在其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書傳說大王去豳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　豳居允荒豳解見豳譜○傳曰荒大也

五章述辨土宜制軍賦也篤厚乎公劉也所遷之地既廣矣既長矣既揆之日景以定其東西於是升高岡以相其陰陽寒煖之宜觀其水泉灌溉之利將以

治田疇也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唯單而已無羨卒也又於是度其隰田原田之多少以什一之徹法取於民以為糧食地利肥磽不同故必度之而後可以制賦三軍唯單賦法以徹兵食皆不病民厚之至也豳國在梁山之西故言自公劉相此夕陽之地以建豳居信乎其荒大也美其遷國之善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傳曰館舍也○朱氏曰客舍也○補傳曰始言斯館卒言止旅蓋以處新

畔也涉渭為亂傳曰正絕流曰亂。朱氏曰舟之絕流橫渡者也取厲取鍛丁亂反。朱氏曰厲砥石也。疏曰鍛者治鐵之名止基迺理解順新語曰止基居止之基爰衆爰有夾其皇澗傳曰皇澗名也遡其過澗過平聲。傳曰遡嚮也過澗名也止旅迺密今曰止旅來止之旅芮鞫之即芮如銳反本又作汭鞫音菊。蘇氏曰芮水出吳山西北東入涇芮鞫芮水之外也。今曰西漢地理志扶風汧縣注云芮水出西北東入涇引此詩為證蘇說是也毛以芮為水涯鄭以為水之內今不從汧音牽。箋曰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疏曰即就也

末章述處新畔也新畔之至者公劉為作館以居之將作此館舍先使人涉渡渭水乘舟橫渡為亂而過

取厲刀之石又取所鍛之鐵以治其器用既定居止之基廼疆理其田畝其相續而來者愈多愈有於是或有夾皇澗而在澗兩邊以居者或有遡過澗而開門向水以居者既而來止之旅日以益密皇澗過澗之旁不足以容之於是又就芮水之外而居之詩記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爲周之王業既兆于此矣○鍛毛氏以爲石朱氏以爲鐵今考鍛打鐵也其字從金碫者礪也其字從石此鍛從金則當爲鐵嵇康好鍛是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泂音迥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疏曰言為民父母是有道德

泂酌彼行潦音老○傳曰泂遠也行潦流潦也○疏曰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挹彼注茲挹音邑可以餴饎餴音分字亦作饙饎音熾○釋文曰餴蒸米也○傳曰餴餾也饎酒食也餾音留○疏曰說文云一蒸米也然則蒸米謂之餴餴必餾而熟之非訓餴為餾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言使人遠往酌取流行之雨潦置之大器待其澄清

又挹取之於彼大器之中注之於此小器之中猶可灌沃餴米以為酒食此薄陋之物而可以祭祀使天饗之者由豈祭者是豈弟樂易之君子而為民之父母也祭不必用行潦甚言不在物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音雷。傳曰濯滌也罍祭器。疏曰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是罍為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則饗燕亦有罍以此論祭事故言祭器耳

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音槩。傳曰溉清也。疏曰溉亦洗之使

清潔豈弟君子民之攸塈音饑○傳曰塈息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卷音權　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公劉疏曰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總結之辭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公劉言成王將涖政而獻是詩明下兩篇亦是涖政之時俱獻之也

經言君子又言吉士君子者尊貴之稱士者衆多之目其曰藹藹吉士維君子使是吉士者君子所引善類而君子者吉士之宗主也故經以鳳凰之希有喻

君子以羽聲之衆多喻吉士也序言求賢用吉士賢指經中之豈弟君子吉士指經中之藹藹吉士也謂求豈弟君子以任用吉士也成周之朝吉士雖衆多不可無大賢以為之統盟公劉泂酌卷阿三詩皆成王涖政康公作之以戒王也周公有明農之請將釋天下之重負以聽王之所自為康公慮周公歸政之後成王涉歷尚淺任用非人故作卷阿之詩反覆歌詠有言之不盡之意欲以動悟成王若曰周公欲歸

政矣王所倚仗者誰歟以壯鋭之氣享盛大之業若任用非人將傷大體王當虛心屈己以求豈弟之賢而任之豈弟君子云者乃篤厚純固盛德之人可以彌性而輔君德可以為則而儀百辟可以為綱而總衆職可以任使吉士而司進退人物之權此其責任至重前乎此者周公實任之王盡求其可以任周公之事者而繼之乎茍求其人而未得則周公其可以遂明農之請乎康公所以動悟成王者其辭婉矣周

名同心如此乃知周公居東之初成王未悟之日伐柯九罭等詩人心顒顒謂朝廷一日不可無周公在名公必不但默也史傳略耳

有卷者阿傳曰卷曲也○箋曰大陵曰阿飄風自南飄如字從韻書本注音瓢○傳曰飄風回風也○疏曰李巡云旋風也檜風云匪風飄兮何人斯云其為飄風風彼皆不言自南故以為惡此言從長養之方故為喻善○今曰南溫厚之氣風自南則得溫厚之氣故能長養萬物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傳曰矢陳也○今曰釋文云矢陳也直也矢其音謂直陳其音如矢口成文之矢也

興也阿不曲則風無自而入故必有卷然之阿而後自南長養之風飄回而入喻人君能虛心屈已而後足致豈弟之大賢也誠使豈弟君子來而與王游來而就王歌以直陳其聲音使之盡吐其所欲言而無所顧慮則薰陶漸染所以養成君德者亦如南風之養物矣

伴奐爾游矣伴奐音判喚徐音畔換○箋曰伴奐自縱弛之意○今曰安肆之意優游爾休矣錢氏曰優游閒暇貌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王氏曰彌者充而成之使無間

之謂也○釋文曰彌益也似先公酋矣酋音遒慈秋反○傳曰似嗣也酋終也

承上章言賢者既來游矣爾成王當與之安肆而游處閒暇而休息從容欵密與之浹洽則此豈弟之賢必有薰陶漸染之功而使爾彌益其德性以繼嗣先公之業而克終矣彌性非矯揉彊勉之所及唯有德之賢朝夕與之游處久而與之俱化耳不言先王而言先公不忘所起之艱難也

爾土宇昄章昄音反韻又音版○錢氏曰土疆土也宇宇内也○傳曰昄大也○蘇氏曰章著也

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昄大而章著大則疆理混一章則法度修明亦甚厚而不可加矣豈可任非其人而敗壞之乎惟得豈弟之賢而用之以彌益其德性則百神歆饗之皆以汝為主矣有天下者祭百神社稷宗廟之主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陳氏曰長眾世已久　茀音弗○箋曰茀福也　嘏音假○箋曰純大也○蘇氏曰嘏福也

爾受天命其傳已久福禄已安矣周以積累之久而後興故享之而安也然豈可任非其人而斲喪之乎惟得豈弟之賢而用之以彌益其德性則大福爾可常享矣二章三章四章皆言彌性者謂此豈弟之賢闗君德之涵養成就而非小有材者所能與也

有馮有翼馮音憑○傳曰馮依也翼輔翼也○蘇氏曰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王氏曰以引引引其前以翼翼其左右○劉氏曰引引其君以當道予欲左右有民汝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箋曰則法也

馮翼孝德之人即藹藹吉士也成王左右前後有可為馮依者有可為輔翼者有孝行者有賢德者凡此諸賢王能有之以引導輔翼其身矣然必得豈弟之大賢以為四方之法而儀刑百辟也○說者多以四方為則非人臣之事遂以豈弟君子為斥成王然首章來游來歌便說不行吉甫萬邦為憲申伯文武是憲山甫式是百辟嘉賓是則是傚皆人臣事也詩記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

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内者唯云張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皆此意也

顒顒卬卬傳曰顒顒温貌卬卬盛貌○箋曰顒顒體貌敬順卬卬志氣高朗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聞音問○箋曰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豈弟君子四方為綱箋曰綱者能張衆目

外之體貌顒顒然敬順内之志氣卬卬然高明其德如玉之圭璋表裏純一也人聞之有善聲譽人望之有善威儀此豈弟之君子可以為四方之綱也綱舉

則目張謂總提綱維也○說者以顒顒卬卬而下為成王非也假樂嘉成王故稱穆穆皇皇此詩以成王初涖政而戒之則不當過為稱譽之辭也

鳳皇于飛傳曰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皇翽翽其羽翽音誨○傳曰翽翽衆多也○箋曰羽聲也○曹氏曰說文云翽翽飛聲也飛而有聲則衆羽也鳳皇希見之鳥不應羣飛之衆如此則翽翽其羽者乃鳳皇飛而衆鳥從之也說文云鳳飛羣鳥從之以萬數亦集爰止箋曰爰于也

藹藹王多吉士蘇氏曰藹藹衆多也維君子使今曰此君子即前數章所稱豈弟君子也媚于天子

因時鳳至故以喻賢者鳳飛鳥之出乎其類者衆鳥所慕也鳳皇于飛而翽翽然衆羽之聲亦集於所止之地猶大賢用而善類樂附之從其類也今王朝之上吉士藹藹衆多矣然必得大賢君子為之宗主而器使之則聲應氣求各盡其心以媚愛于天子矣言王多吉士是王已有之吉士見於已用者成周人材最盛而可以當鳳皇之喻為人材之統盟者捨周公其誰哉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傅音附○箋曰傅猶戾也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箋曰命猶使也媚于庶人箋曰親愛庶人謂無擾之

鳳皇鳴矣于彼髙岡曹氏曰髙岡衆人所見聞也梧桐生矣疏曰梧桐一木耳○曰梧桐青桐也○山陰陸氏曰梧一名櫬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浄妍雅極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梧橤鄂皆五焉其子似乳綴其橤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一二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桐乳致巢是也今亦謂之梧子于彼朝陽傳曰山東曰朝陽○疏曰朝先見日也○曹氏曰向陽而易茂也

菶菶萋萋菶布孔反○傳曰梧桐盛也雝雝喈喈傳曰鳳皇鳴也

言今鳳皇已鳴矣其鳴在于髙岡之上衆所聞見喻

大賢處高顯之地非潛伏側陋也此大賢非有道不見如鳳皇非梧桐不棲今梧桐已生矣其生在於朝陽之地向陽則易茂喻今太平之時也有其人又有其時如梧桐菶菶萋萋而茂盛鳳皇雝雝喈喈而和鳴君臣遇合之盛如此也康公所指豈難知哉成王可以默會矣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箋曰庶衆也 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箋曰閑習也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此君子其車已衆而多矣其馬既閑習而能馳矣言其爵位尊顯錫賚已厚所謂大賢可為多士之宗主者此其人也我陳詩之意初無多說只為此一事耳維王歌詠之深味乎吾言可也康公三詩皆作於成王將涖政之初公劉泂酌皆直述之辭唯卷阿宛轉反覆使人再三歌詠而後悟葢其深意所寓實在此篇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江漢箋曰召穆公名虎○江漢疏曰康公十六世孫○朱氏曰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疏曰夷王子○周語上云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朱氏以此詩乃同列相戒之辭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其說是也詩言以定

我王又言以為王休又言戎雖小子旨語同列之辭以詩之辭戒同列所以刺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汔欣之入○箋曰汔幾也康安也孫炎曰汔近也○今曰幾舊音祈易汔至亦未繘井彼注云幾也音祈戎音機此詩訓幾為庶幾當音機也繘音聿惠此中國箋曰惠愛也○傳曰中國京師也以綏四方箋曰綏安也○傳曰四方諸夏也無縱詭隨詭音究○今曰詭詐也愫詐面從也以謹無良今曰無良不善也式遏寇虐詩記曰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憯不畏明憯音慘○錢氏曰憯痛也明人所共見也柔遠能邇能毛如字鄭音耐○傳曰柔安

也○今曰以柔撫之中庸所謂柔遠人也能為能其事猶言克家也以定我王

穆公戒同列之用事者言國以民為本民勞則國危今周民亦疲勞矣庶幾可以小安之乎京師諸夏之根本愛此京師則可以安天下也對夷狄言之則總諸夏為中國對四方言之則指京師為中國也詭隨者心知其非而詐順從之此姦人也書所謂面從孟子所謂面諛也人見詭隨者無所傷拂則目為善良不知其容悅取寵皆為自利之計而非忠於所事實

非善良之士也苟喜其甘言而信用之足以召禍亂致冦虐但權位尊重者往往樂軟熟而憚正直故詭隨之人得肆其志是居上位者縱之為患也今戒用事者無縱此詭隨則可以謹防無良之人用遏止其寇虐此理明甚可痛其不畏明也遠謂夷狄邇謂中國治道略外而詳内夷狄則撫柔之而已中國則禮樂之治甚詳故必能其事也惟柔遠能邇者可以安吾君而何取於詭隨乎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箋曰休止息也惠此中國以為民逑音求○箋曰逑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無離散也無縱詭隨以謹惛怓惛怓音昏讀○箋曰惛怓猶讙譁也○補傳曰惑亂人主也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箋曰勞猶功也以為王休箋曰休美也無縱詭隨之人以防其惛怓惑亂主聽也爾前有功於國今勿棄其前功則為吾君之美謂使其君安富尊榮也不然敗君之事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傳曰息止也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

詭隨以謹罔極今曰無有窮極謂無所不至也罔極觧見衛氓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傳曰慝惡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詭隨之人無所不至所謂罔極也無縱詭隨而必近有德謂遠佞而親賢然非修身則賢不可得而親故必敬謹威儀而後可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音器字亦作憩。傳曰愒息也惠此中國俾民憂泄音曳又音薛。傳曰泄去也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傳曰厲惡也。補傳曰醜厲猶言醜惡也式遏寇虐無俾正敗箋曰敗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戎雖小子

箋曰戎猶女也○今曰小子指用事之人也　而式弘大箋曰式用也弘猶廣也

詭隨之人終必名亂是為醜厲也又戒其同列之用事者云汝雖小子而所用事甚大關於邦之興喪不可不謹也豈可樂佞諛而縱詭隨乎○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板詩小子蹻蹻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辭令不從二詩皆戒責同寮故稱小子耳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李氏曰無殘敗之禍也

無縱詭隨以謹繾綣音遣犬○蘇氏曰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　式遏寇虐

無俾正反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曹氏曰以是為非以惡為善一切相反則亡無日矣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此詩五章言無良惛怓罔極醜厲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召公稱厲王而告之言我欲使爾如玉無瑕可指故用此大諫於王也謂其戒同列者即所以諫王上行而下傚故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音版凡伯刺厲王也箋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為王卿士○疏曰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瞻卬凡伯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祭側界反

朱氏以此詩為切責其寮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與上篇同味詩意信然

上帝板板釋訓曰板板僻也○傳曰反也○疏曰邪僻即反戾之義下民卒癉丹上○之箋曰卒盡也○傳曰癉病也出話不然話淮之去○朱氏曰不然不合理也為猶不遠

靡聖管管李氏曰人苟知有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既無聖人則矯誣詐偽何所不至哉○箋曰管管以心自恣○曹氏曰管小物不也蔑棄聖人而管管然自用其私智其所見亦小

不實於亶傳曰亶誠也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一章至五章皆切責寮友之辭厲王邪僻凡伯不欲斥王而歸之於天曰上帝板板然反其常道使下民盡病矣今爾羣臣當有嘉謀嘉猷以扶持之今乃出言不合於理為君謀事又不能遠其心以為無聖人管管然以淺見自用故矯誣詐偽不實於為誠信而

偽為誠信惟汝之謀猶不遠我是用作此詩以大陳正於汝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傳曰憲憲猶欣欣也天之方蹶音貴○傳曰蹶動也無然泄泄音曳○今曰左傳其樂也洩洩注云舒散也韻洩亦作泄朱氏孟子解云怠緩之貌曹氏以為盤樂怠傲之意其說一也辭之輯矣輯音集○傳曰輯和也民之洽矣傳曰洽合也辭之懌矣懌音亦○傳曰懌悅也民之莫矣傳曰莫定也○今曰求民之莫

天方艱難禍亂將作汝衆人無為是憲憲然欣喜而不知憂懼也天方震動民將不安汝衆人無為是泄

泄然怠緩而不思勉勵也汝惟不知憂患故各逞私意議論矛盾耳於是又戒之言爾寮友之相與若言辭輯睦而相孚則下民洽比矣若言辭悅懌而相得則下民安定矣謂方時多艱惟同心謀國議論和協則庶幾民可安耳○舊說辭為王者出令然尋繹經意上承憲憲泄泄之文下接我雖異事之章皆切責寮友之言中間攙入王者出令之事則上下辭意皆無倫序矣此詩首章責同寮出話不然為猶不遠故

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間宜相和協謂爾之出話為猶徒執一已之見者未必有深長之慮而惟察友之間和同商議庶幾合謀并智可以措民於安耳然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已而從人故三章言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四章言匪我言耄爾用憂謔謂已以善言告之而不見聽也善言既不見聽乃大言虛誕諛言阿附善人見其如此不肯復言矣故五章言無為夸毗善人載尸也前五章皆說察友議論不相協猶小

旻詩六章其前五章皆說謀猶之不臧也逵觀上下

章旨知辭之輯懌非謂王者出令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傳曰寮官也　我即爾謀聽我囂囂音遨○傳曰囂囂猶警警也警音敖○疏曰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　我言維服令曰服行也說命說乃言惟服注云其言皆可服行　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音饒○傳曰芻蕘采薪者○疏曰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爨火之草

我雖與汝所職之事各異乃與汝同官俱為卿士我

就汝謀忠告而善道之汝聽我言乃囂囂然傲慢而

不受我所言乃可服行汝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云有事當謀之芻蕘之人芻蕘之賤尚當謀之況我與汝同寮乎此章言寮友之間議論不合其辭之不輯懌可想見矣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虛虐反。蘇氏曰戲侮也老夫灌灌音貫。傳曰灌灌猶款款也。疏曰至誠款實小子蹻蹻音臄。今曰小子承上章同寮之人指用事之人也。傳曰蹻蹻驕貌。李氏曰說文舉足高是驕之意匪我言耄音帽爾用憂謔多將熇熇許酷反。傳曰熇熇熾盛也。李氏曰說文火熱貌不可救藥疏曰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王氏

曰列子云曾不發藥乎左氏云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天今方將為虐有喪亡之禍汝無如是讙讙然戲侮而不知憂懼也我老夫涉歷已多知亂亡之將至則灌灌然款誠以告汝汝後生小子乃蹻蹻然驕慢安其危而利其菑以我之言為老耄而昏繆也然我所言實非老繆乃女以可憂之事為戲謔耳積惡愈多將熇熇然如火之熾盛不可救止而藥治之也此章又見其議論之不相合矣○舊說以小子指王今不

從

天之方懠音劑○傳曰懠怒也無為夸毗夸音誇○朱氏曰夸大也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威儀卒迷善人載尸王氏曰善人載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民之方殿屎殿顛之去郭音玷屎音㕧○傳曰殿屎呻吟也則莫我敢葵傳曰葵揆也○今曰采菽天子葵之喪亂蔑資傳曰蔑無也○今曰無以為資言無生生之計也曾莫惠我師

夸謂大言虛誕毗謂諛言阿附天今方降威怒汝衆人無為夸大毗附也今衆人之威儀盡迷亂其有號

為善人者亦如祭祀之尸不言不為矣天下之民方殿屎呻吟莫有敢揆度其事者民遭喪亂無以為資曽莫有施惠我衆民者皆責之辭也

天之牖民曹氏曰說文云在屋曰囱在牆曰牖囱音總。錢氏曰開明也如壎如篪壎音喧篪音池壎篪觧見何人斯。傳曰壎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傳曰璋圭言相合也。疏曰半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如取如攜傳曰取攜言必從也。疏曰物在地上手舉攜之攜無曰益牖民孔易音異鄭音亦民之多辟音辟無自立辟音闢。傳曰辟法也

六章泛言治民之道也言人心本虚明以物欲窒之

則如牆然冥昧罔覺苟能順天之理以開明人心如開牖於牆復其本然之明也如壎篪之相和壎唱而篪和言必應也如璋圭之相合合二璋而成圭言必同也如往取物之必得如手攜物之必從也攜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牖民之道甚易也今民雖多邪辟而本然之天自若亦唯因其固有而開明之耳勿自立法以彊之自立法則是益也非天也六章至八章皆責寮友而因以誨王也

价人維藩价音界藩音蕃○傳曰价善也○疏曰藩者園圃之籬大師維垣大今如字舊音泰○王氏曰大師大衆也○傳曰垣牆也大邦維屏音丙○箋曰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維翰王氏曰大宗巨室也○傳曰翰幹也○餘解見文王維周之楨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七章泛言用人之效也言善人所以為藩籬大衆所以為垣牆大邦所以為屏蔽巨室所以為翰幹國家所恃在此數者苟能使懷我之德則無有不寧矣又同姓之宗子所以為城之固亦當保安之勿使此城

有壊無至於獨居而可畏懼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傳曰戲豫逸豫也敬天之渝箋曰渝變也無敢馳驅傳曰馳驅自恣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傳曰王往也昊天曰旦傳曰旦明也○今曰天曉曰旦故為明信誓旦旦是也及爾游衍延之去又音演○傳曰游行也衍溢也

八章泛言敬天之誠也言當敬天之威怒無敢戲謔逸豫又當敬天之災變無敢馳驅自恣戲豫即無逸所謂耽樂馳驅即無逸所謂游田也昊天在上人仰

之昔謂之明昔謂之旦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人善惡可不謹乎張子曰此言天心虛靈之氣徧體萬物之中其鑒察如在左右而不遺也詩人之言鬼神也如此又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

板八章章八句

詩緝卷二十八

詩緝卷二十九

宋　嚴粲　撰

蕩之什　大雅

蕩 唐之上 濁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蘇氏曰蕩之所以為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為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也

傷者傷悼其將亾甚於刺也臣子作詩皆發於憂國

之忠欲以感悟其君雖弊壞已極猶庶幾其改圖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詩託言文王歎商特借秦為喻耳或謂傷者傷嗟而已非諫刺之比如此殆類後世詞人弔古之作非當時臣子惓惓之義也大序言傷人倫之廢吟詠情性以風其上傷何妨於風刺乎

蕩蕩上帝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下民之辟音壁○傳曰辟君也疾威上帝朱氏曰疾威猶暴虐也其命多辟音僻○箋曰邪僻也天生烝民箋曰烝衆也其

命匪諶市林反韻亦作忱○朱氏曰諶信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箋曰鮮寡也克能也

周人遭厲王之暴虐呼天而告之曰蕩蕩廣大乎上帝此下民之君也謂天子也今暴虐之上帝何其命之多辟也謂命辟王以為君也疾威者厲王所為而天實命之是天為此疾威也天實為之則無所歸咎矣然天亦豈欲令厲王為惡乎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皆善而其終鮮善是人自暴自棄非天

使之然也王自不為善豈天賦予以惡哉首章說得

含蓄至五章七章乃發之朱氏曰蓋殆為無所歸咎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

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

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諶矣

文王曰咨傳曰咨嗟也咨女殷商曹氏曰契始封於商其地在上洛湯受命於亳殷其地在蒙故後世或謂之殷今曰殷商併舉之也

曾是彊禦曾音增○今曰曾則也論語曾是以為孝乎其音層者辭之舒也嘗也彊禦禦人以口給之禦○傳曰彊梁禦善也曾是掊克○掊音裒釋文曰掊聚斂也○曹氏曰斂民財則作威以勝之不恤也

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傳曰服服

政事也

天降滔德滔音叨○傳曰滔慢也○李氏曰如滔天之滔女興是力

三章以下設為文王歎商之辭蓋陳厲王之失而託之商也文王曰嗟乎嗟汝殷商之君則是彊梁禦善之人則是掊歛好勝之人乃任用之使之居位使之任事天降是滔慢凶德之人以妖孽天下汝又興起崇任之甚力何哉曹氏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而君子小人之生昔人以為各有天命將治則生君子將亂則生小人天降滔德是將亂而生小人也然而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亦未嘗無君子厲王之世天非獨生榮夷衛巫之徒也凡伯名穆衛武皆在焉奈王不用何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朱氏曰而汝也義類猶善道也彊禦多懟音墜○朱氏曰懟怨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作音詛祝音晝○箋曰侯維也○傳曰作祝詛也靡屆靡究傳曰屆極也究窮也

汝當秉持善道乃用彊禦作怨之人非善類也此人問之則以流言對非忠言也道塗之言豈足信哉小人為盜賊之行是寇攘不在外而在內也人心相疑則訕祝相要無有屆極窮究之時忠信之衰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炰音庖烋音哮火交反○箋曰炰烋

自矜氣健之貌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背音輩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傳曰陪陪貳也○疏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女炰烋自矜氣健于中國斂民之怨乃自以為德汝所以是非顛倒邪正錯亂不能明爾之德者由汝背後傍側皆無賢人以引翼之也爾之德所以不明者由汝無陪貳之大臣又無賢六卿也背側言前後左右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湎音免○蘇氏曰沈湎也○疏曰酒

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湎 不義從式朱氏曰式用也法也 既衍爾止蘇氏曰容止也 靡明靡晦式號式呼號音豪 俾晝作夜

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之事則從而法之也非天使之是汝自為惡也言此者發首章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意也爾之容止既自取愆過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讙呼使晝日作夜荒亂甚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蜩音條螗音唐○今曰蜩者蟬也諸蟬之總名也螗者蝘也蟰蜩也蝘音偃○蜩螗觧見七月 如沸如羮小大近喪去聲 人尚乎

由行內奰于中國奰音備○傳曰奰怒也覃及鬼方疏曰覃及延及也既濟高宗伐鬼方未知何方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蟬螗蝘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如羹之熟無小無大皆近喪亡矣而汝等人尚由而行之不改過乎昏亂如此故內致怨怒於中國延及鬼方遠夷亦怨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朱氏曰不時不善之時也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朱氏曰典刑舊法也曾是莫聽大命以

傾今曰盤庚云懋建大命大命謂國之興亡也不時者猶言厄運非上天為此厄運乃殷自不用其先王之舊法耳亦以發首章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意也縱無老成舊臣尚有先王法度可以遵守汝曾莫能聽用遂自傾覆其大命而歸咎於天可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沛音貝揭音結○傳曰顛仆也沛拔也○箋曰揭蹶貌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撥音鉢○箋曰撥猶絕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古之賢人有言植木將欲顛仆沛抜揭然而蹶其枝葉未有折傷而本根實先斷絶王者天下之本也天下未有禍敗而王身無道本先撥矣枝葉將從之也殷之鑒戒甚不遠惟在夏后之世謂殷當鑒夏今又當以殷為鑒意在言外也歐陽氏曰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為惡盈滿而禍敗爾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䟽曰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

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如昭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為諸侯之庶子耳

厲王之世武公為諸侯庶子作此詩刺厲王因以自警至老常誦之也詩補傳得之孔氏謂武公追刺厲王詩記非之以為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豈追刺之語乎今考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詩記以為其齒四十餘是也疏以為武公宣王三十六年即位

恐誤矣

抑抑威儀賓之初筵傳曰抑抑慎密也維德之隅傳曰隅廉也○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以此屋之外角喻人之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內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王氏曰孔子云古者民有三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傳曰戾罪也

廉隅者屋之外角喻人之外有威儀也凡宮室觀其外有廉隅則知其在內之制必方正也如人外有抑抑然謹密之威儀則知其在內之德必嚴正也人有

常言無有哲而不愚者哲而自癈其所守則為愚矣惟聖罔念作狂豈可不自謹其威儀哉彼庶人之愚是其稟賦之偏如生而有疾非其罪也主於疾而已唯哲人自廢縱而為愚是則可罪也罪之者以其自取也武公所以自警者切矣○抑詩多自警之意所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首章第一義言威儀之當謹威儀云者聲音笑貌云乎哉容貌顔色曾子所謂道動容周旋中禮孟子所謂盛

德蓋有諸中形諸外也曹氏曰哲人性明本無過惡然而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易慢之心一萌則欲之敗度縱之敗禮何所不至故昔之哲者反化而為愚其罪在此也

無競維人箋曰競彊也○今曰無競者莫强也孟子云晉國天下莫强焉經中言無競皆同孟子彊字作强四方其訓之傳曰訓教也○今曰以為訓也有覺德行去聲○今曰釋文云覺知也悟也猶孟子所謂先覺也四國順之訏謨定命訏音吁○傳曰訏大也謨謀也遠猶辰告箋曰猶圖也○傳曰辰時也○今曰入告爾后于內之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箋曰則法也

莫彊者人也能得人則四方皆傚之以為訓矣形勢非彊而得人為彊也有覺悟者德行也有德行則四國服從之矣欲明明德者先致其知也用賢修已治道之大端舉矣猶不敢輕出之也其於政事必有訏大之謨以堅定其命令謂先定大計也建謀立畫不貴自用必使深遠之圖得以時時入告謂廣覽兼聽也如是而益謹其威儀以儀形天下則治道備矣朱氏曰大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遠圖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

久之規也

其在于今興句○錢氏曰今之興者謂厲王○補傳曰自厲王興起之初○今曰興起也言起而即王位也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湛音耽○箋曰荒廢也○釋文曰湛樂之甚女雖湛樂從女音汝弗念厥紹傳曰紹繼也罔敷求先王箋曰敷廣也克共明刑共音拱王氏音恭○傳曰共執也

今厲王之興即迷亂于政傾敗其德政荒則國不治德喪則身不修皆由荒湛于酒也汝雖湛樂是從獨不思念繼紹之事乎汝不以繼紹為念故不復廣求

先王之道而執守明法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傳曰淪率也○箋曰胥相也夙興夜寐洒埽廷內洒緦之上埽音譟○今曰庭宮中也廷朝廷也廷內指宮庭而字作廷易揚于王庭指朝廷而字作庭古字通用○黄氏曰庭內云者微辭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豈非洒埽庭內之意乎○疏曰假廷內不埽以見職事不理耳○李氏曰只是修潔其朝廷耳維民之章傳曰章表也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逷音惕○傳曰逷遠也○今曰左傳豈敢離逷

王湛樂如此故今皇天不尚其所為君臣皆將滅亡

如衆泉之流更相灌注一處決潰則衆流俱竭是淪率相與以亡也今宜改過早起夜寐洒埽宮室之内言閨門之間當修絜而自新也如此則可以表示於民矣又不可忘意外之變故修治其車馬及弓矢戎兵之器用此以戒備兵事之起用此以遏遠蠻方使之不敢來侵庶幾未至於亡耳

質爾人民（今曰民之質矣之質質爾猶云樸以皇質使之淳也）謹爾侯度（蘇氏曰侯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法度也）用戒不虞（朱氏曰不億度而至之禍也）慎爾出話敬爾

威儀無不柔嘉詩記曰柔遜順也。箋曰嘉善也　白圭之玷點店二音傳曰玷缺也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王又當質爾人民毋導之以淫靡又當謹其所以御諸侯之法度必如是而後可以戒備不虞之變也其本則在修身故當謹爾之出言敬爾之威儀無不柔順嘉善白玉為圭其有玷缺尚可磨鑢而平鑢音慮言語一有缺失不可復改矣故言不可不謹也

無易由言易音異　無曰苟矣莫捫朕舌捫音門。傳曰莫無也捫持也。疏

曰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 言不可逝矣箋曰逝往也 無言不讎朱氏曰讎答也 無德不報惠于朋友箋曰惠順也 庶民小子疏曰小子子弟也○今曰酒誥文王誥教小子注云民之子孫也 子孫繩繩蘇氏曰繩繩不絶○今曰如繩之牽連不絶 萬民靡不承

由言者自由之言所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王無得輕易自由以言無得言曰我出言尚且如是今雖無人執持我舌然言出則往而不可追矣王無有出言而人不讎答之者無有施德而人不報復之者言必

應也王尚能惠順于羣臣朋友下及庶民與其小子則子孫繩繩然相繼不絕而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宜民宜人則福祚無窮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輯音集○傳曰輯和也不遐有愆箋曰遐遠也相在爾室相去聲○朱氏曰相視也尚不愧于屋漏傳曰西北隅謂之屋漏○箋曰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于奧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厞音翡又音肥○疏曰天官冪人職掌帷幕幄帟注云帷幕以布幄帟以繒為之幄在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幄為小帳禮之有帷幕皆于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正謂西

北隅也言不愧屋漏則屋漏之處有神居之矣故言祭時於屋漏有事之節禮祭于奥中既畢尸去乃改設饌食西北隅厞隱之處此祭末之時事也寡莫歷反厞音亦。曹氏曰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蓋厞隱之處也凡祭設饌於奥奥室之西南隅尊者所居也既非然後改設饌於西北隅佐食闔戶牖降所以求神於幽也今祭畢而設饌於屋漏厞隱之處禮煩力倦或有墮容人雖不覩神實臨之可得而欺邪

無曰不顯莫予云覯古候反。傳曰覯見也。神之格思傳曰格至也。詩記曰思語辭也。不可度思度音鐸矧可射思射音亦。箋曰矧況也射猒也

視爾親友君子之時和柔其顏色以接之庶幾不遠有過此顯明之地人皆知修飭也視爾獨居於室中

之時當庶幾無愧于西北隅隱漏之處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神之至也不可得而測度豈可厭倦而不敬乎此發心學之奧而以鬼神言之猶中庸言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不度不射乃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時程子所謂主一無適尹氏所謂其心収歛不容一物慈湖所謂澄然湛然者也朱氏中庸章句曰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

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又曰君子戒謹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也而不敢有斯須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于禽獸之域若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又曰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謹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

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理義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斯須之間矣

辟爾為德辟音闢。箋曰辟法也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借不賊傳曰借差也鮮不為則鮮上聲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傳曰童羊之無角者也。今曰箋以童羊譬皇后而角喻與政事今不從實虹小子虹音紅。傳曰虹潰也。曹氏曰蝦蝀也。今曰虹謂幻惑也如蝦蝀不正之氣暫見于天須史散滅武公時為諸侯之庶子故自稱小子也

此章言上行下傚天下皆法爾之德視傚於爾爾當使之為臧善使之為嘉美毋導之以惡也故必淑善

敬謹爾之容止不過愆於威儀不僭差不賊害則少不為人所法則者如人擲我以桃我必報之以李爾為善而民以善應之必然之理也若身不善而責民之善猶索童羊之有角實惑我耳不可信也○舊說武公以小子稱厲王如周公稱成王為孺子非也今考楚語云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此言其末年也年表武公終於平王之十三年詩記推武公即位年四十餘其為世子作此詩之時年二三十

耳不應斥時王為小子也若以為追刺則前王已往當代臣子尤不得斥為小子矣

荏染柔木荏壬之上染上聲○言緡之絲緡音閩○傳曰荏染柔意也緡被也○箋曰被之弦以為弓溫溫恭人傳曰溫溫寛柔也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傳曰話言古之善言也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覆音福○箋曰覆猶反也○今曰僭躐也民各有心

厲王剛愎拒諫觀其監謗氣象可見故告以有荏染然柔忍之木乃緡被之以絲弦而為弓亦猶溫溫然

寬柔之恭人乃為德之基本蓋人主必寬柔然後能容受直言而德日進也其維賢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其德而行之其維愚蔽之人反謂我言為僭躐人各有意見何得以汝所見為是而彊王之從也武公以諸侯庶子而論國家之理亂發義理之精微故愚人以為後生僭躐也

於乎小子[於乎音嗚呼○釋文曰凡於乎二字相連皆放此]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提音啼]借曰未知亦

既抱子民之靡盈歐陽氏曰靡盈不自滿誰夙知而莫成○莫音暮傳曰暮晚也

此章武公自警之辭因上章人謂已為僭而內自省也歎言我小子涉歷尚淺誠未知事之善惡然嘗親炙於長者矣長者非但攜我之手且示我以已驗之事非但面命我且提我之耳而告之謂親承其教誨而非剽聞於人也借曰我未有所知亦已抱子為人父矣年齒浸加日月逝矣豈可不汲汲自勵以力踐

所聞而侵尋虛老一生邪學問之道患在自滿則不復有進人若能不自盈滿豈有早聞道而晚乃成者乎謂己早聞先生長者之教今當去箇矜字庶能佩服而勿失之此見武公切問近思工夫也○舊說以小子為斥王左傳襄公四年魯人之歌云我君小子是古人稱幼君為小子武公時為世子則不可斥王為小子也至若攜手提耳豈君臣之辭哉或又以為武公老作此詩故呼其同僚為小子武公學問深粹

謙抑自處年九十有五猶求益於其國之臣若哆然以老成自處而呼王朝同寮為小子不似武公之氣象也曲禮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奉芳勇反負劒辟咡詔之辟音僻咡音二註云傾頭與語又云口耳之間曰咡是攜手提耳皆長者教詔小子之常此詩所言形容親承之意耳正淇奧所美切磋琢磨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音洛視爾夢夢音蒙○傳曰夢夢亂也○孫炎云昏昏之貌也我心慘慘驂之上○傳曰慘慘憂不樂也誨爾諄諄箋曰口語諄諄然聽我

藐藐音莫字亦作藐。箋曰藐藐然忽略不用。疏曰不聽受之貌匪用為教覆用為

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音冒。傳曰耄老也。今曰聿遂也將然之辭

昊天甚明照察於我我不樂其生也蓋視王之意夢

夢然昏亂我心之憂慘慘然憔悴我誨爾諄諄然詳

熟汝聽我藐藐然不入不以我言為教乃反以我為

虐借曰我未有所知然亦從此將老矣豈可以吾言

為不足聽乎時武公未老故言亦聿既耄猶九月蟋

蟀在堂歲實未莫而言歲聿其莫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箋曰止辭也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喪去聲取譬不遠昊天不忒箋曰忒差也回遹其德疏曰回遹邪僻也俾民大棘箋曰大棘大困急也

又歎言我小子非敢臆說所告爾者皆先世舊章王能聽用我謀庶幾不至於大悔天方艱難將喪滅其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天之福善禍淫豈有差忒哉皆王為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大急自取之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箋曰芮伯畿内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疏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名六卿芮伯在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山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為卿士故知是畿内諸侯為王卿士也書序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内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内也顧命注芮伯入為宗伯畿内而言入者入有二義若對畿内則畿外為入衛武公入相于周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有國者亦為入畢國亦在畿内顧命注亦云畢公入為司馬是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知字良夫也

菀彼桑柔　菀音鬱○傳曰菀茂盛貌　其下侯旬　如字又音荀傳曰旬言陰均也　捋采其劉　捋力活反○王氏曰劉殺也殺言盡之也○蘇氏曰殘也○今曰書盤庚重我民無盡劉左傳虔劉

我邊陲瘼此下民瘼音莫。傳曰瘼病也不殄心憂箋曰殄絕也倉兄填兮倉兄填音創況陳。蘇氏曰倉悲也。說文曰傷也。錢氏曰倉讀如愴兄讀如況古文假借未加偏旁也。傳曰兄滋也填久也。疏曰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滋多故況為滋也。今曰兄與況字同況也永歎訓茲此倉兄及下文亂況斯削訓滋倬彼昊天倬明大貌寧不我矜箋曰矜哀也

興也菀然茂盛之桑其葉稚而柔濡其下陰均人息其下者得其芘蔭也及蠶者捋采一朝殘盡之則其樹下之民病於日所暴矣亦猶王剥喪其德則民不得其芘蔭也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愴滋久而不已

於是呼倬然明大之昊天而訴之曰寧不哀矜我乎蘇氏曰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黄落之漸言周之盛也如桑之方茂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然凋弊如桑之既采

四牡騤騤音葵○傳曰騤騤不息也旟旐有翩○旟旐音輿兆翩音篇旟解見鄘干旄旐解見出車○錢氏曰翩飛揚也亂生不夷傳曰夷平也靡國不泯音敏○傳曰泯滅也民靡有黎音棃○今曰黎衆也書黎民於變時雍詩羣黎百姓皆衆也王氏以黎為黑如黔首之義然民靡有黑則不辭矣具禍以燼音盡○箋曰具俱也災餘曰燼○䟽曰燼是樵燭既然之餘樵音爵於乎有哀於乎音烏呼國步斯頻傳曰步行也頻急也○曹氏曰國步猶天步也

天之所行謂之天步則國步者國之所行也。陳氏曰國步國運也

王政不綱諸侯相攻故兵車駕其四牡騤騤然不息所建旟旐翩翩然飛揚禍亂日生而不平夷無國不見殘滅也民無羣衆之聚甚稀踈矣俱遇此禍將為灰燼而無餘矣嗚呼可哀乎國運如此之頻急也。四牡騤騤旟旐有翩或考厲王無征伐之事遂以為使臣奔走於道路然味詩之意政是厭苦兵革如杜甫所謂車轔轔馬蕭蕭下言靡國不泯知為諸侯相

攻矣

國步蔑資蔑音滅天不我將箋曰將猶養也靡所止疑音逆魚陟反朱氏音屹魚乞反今韻畧音疑魚陵反音雖不同皆訓定也云徂何往朱氏曰徂亦往也君子實維今曰君子指厲王秉心無競傳曰競彊也○今曰謂自彊也執競武王誰生厲階傳曰厲惡也至今為梗音鯁○傳曰梗病也○錢氏曰水上浮木壅水者○今曰飄蓬斷梗

國運困窮無所資賴天不我養無所止定内不得安也云欲往而果何所往外無可向也厲王不自彊以為善復是何人生此禍亂之階至今為梗病乎王實

為之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見解卷阿我生不辰時也箋曰辰逢天僤怒僤音亶○傳曰僤厚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音杵多我覯痻音閔又音昏疏曰覯遇也○孔棘我圉音語○箋曰棘急也○傳曰圉垂也○疏曰邊垂也

周家土宇畈章今日以侵削矣故我憂心慇慇然念之也我生不得時正逢天之厚怒自恨生於亂世也是時鎬京在西中原在東自西至東無有寧居者言京師及中原皆亂也京師及中國既亂我見其病已

多矣而我邊垂又甚急是內外皆不得其安也

為謀為毖音秘。傳曰毖慎也亂況斯削告爾憂恤箋曰恤亦憂也誨爾序爵箋曰次序賢能之爵。李氏曰爵自有序上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次之下賢則又次之若小加大淫破義遠間親新間舊則失其序矣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今考唐風噬肯來遊朱氏云發語辭蘇氏云噬逝通。傳曰濯所以解熱也其何能淑箋曰淑善也載胥及溺箋曰胥相也及與也

此教王以用賢言王非不為計謀非不為謹毖然而禍亂滋甚益以侵削是謀之不得其道而所與謀者

非人也故我今告爾以當憂恤之事誨爾以次序官爵辨别賢否之道誰能手執熱物而不以水濯之乎以水濯手所以殺其熱欲止亂而不用賢猶欲止熱而不以濯也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乎則相與陷溺於禍難而已

如彼遡風遡音素。傳曰遡鄉也亦孔之僾音愛。傳曰僾唈也唈烏合反。箋曰使人唈然不能息。疏曰郭璞云嗚唈短氣也風唈人氣使人不能喘息民有肅心荓云不逮荓音烹徐音絣。傳曰荓使也。解見小毖。牋曰逮及也好是稼穡好去聲力民

代食疏曰司勲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有功加於民者也○錢氏曰代耕而食稼穡維寶箋曰耕種曰稼收斂曰穡代食維好如字

君子視厲王之亂如遡嚮於疾風亦甚僾唈使人短氣而不能喘息也民本有恭肅之心而王乃使之怠慢不及事謂奪其農時使不得耕耨也今當好是稼穡言重農也其有功力於民者則使之代耕而食言任賢也蓋稼穡當以為寶而不可輕食祿以代耕者當擇其人之好而不可濫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箋曰蟲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稼穡卒痒音羊○箋曰卒盡也痒病也哀恫中國恫音通○箋曰恫痛也具贅卒荒贅音綴○傳曰綴屬也荒虚也○疏曰贅猶綴也○朱氏曰言危也春秋傳云君若贅旒然靡有旅力旅力解以念穹蒼王氏曰穹蒼天也見北山

天今降此喪亂將滅亡我所立之王謂王室也是以降此蟊賊之蟲使稼穡盡病可哀痛乎中國之人皆贅屬而危矣盡荒虚而空矣羣臣無有盡衆力以念及天意者是代食者其人非好也

維此惠君箋曰惠順也民人所瞻秉心宣猶今曰宣布也○箋曰猶謀也考慎其相鄭去聲毛如字維彼不順自獨俾臧今曰自獨猶獨自也○箋曰臧善也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維此順道之君為百姓所瞻仰内則能秉持其心而有常德外則宣布其謀而不自用又考察謹擇其輔相維彼不順道之君乃欲用獨自之見而使之善何由得善乎以已自有肺腸行心所欲不謀於衆故使民盡迷惑如狂也自有肺腸即抑詩民各有心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甡音莘○傳曰甡甡衆多也朋友已譖今莊蔭反舊音僭不胥以穀箋曰胥相也穀善也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傳曰谷窮也○疏曰谷是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

視彼林中其鹿羣輩同行甡甡然衆多今羣臣相讒不能有善禽獸之不如也人亦有言無道之世進退皆窮如隘山谷然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錢氏曰聖人聽言迎解其意維彼愚人覆狂以喜覆音福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傳曰胡之言何也

聖人於人之言能瞻之於百里之外謂望之而喻其意也若彼愚人禍敗已迫而不自知方且狂迷而喜樂不以為憂如此則雖諄諄然誨之亦不悟矣我非不能言如此畏忌何言王監謗將得罪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傳曰迪進也○今曰書不迪有顯戮其尚迪果毅注迪進也又夏迪簡在王庭維彼忍心是顧是復疏曰顧眷也復重也○今曰復如顧我復我之復民之貪亂箋曰貪猶欲也寧為荼毒荼音徒○疏曰荼苦菜也毒螫蟲也

維此善人王不求索之不進迪之維彼有殘忍之心

者王乃顧視而眷念之重復而綢繆之天下之民若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寧為荼苦毒螫之行以相侵暴而不之恤也

大風有隧大如字鄭音泰隧音遂○傳曰隧道也　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今曰式法也穀善也從鄭　維彼不順征以中垢音茍○今曰征猶攻也曹氏曰征猶討也中垢猶内污也蓋以閨門之事污衊之若王鳳之誣毁王商是也衊音蔑

大風損物喻小人也其來有隧道必從空大谷中喻小人乘虛而至也若主德剛明君子道長則國有充

實之象小人無由至矣善人所作為之事皆合於法皆本於善無可指摘彼不順之小人乃攻以内汙之事蓋其立朝行已無間可乘唯以曖昧之言誣之使之無由自明耳此小人陷君子之常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敗音拜○箋曰類等夷也聽言則對箋曰對答也誦言如醉箋曰誦詩書之言匪用其良覆俾我悖音佩○箋曰悖逆也○今曰韻亦作誖亂也

大風有隧道而至如貪人有緣由而至也貪人進則

善類敗矣小人好人從已唯聽彼之言則喜而對答之誦古人之言以告之則不悦而如醉不對之矣彼既不用善言而欲使人從已是反使我悖亂於道也疏曰樂記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史記稱商鞅説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應皆是心所不悟如醉然也○朱氏曰厲王説榮夷公為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所謂貪人其榮公也歟

嗟爾朋友朱氏曰寮友也予豈不知而作今曰即下章既作爾歌之作如彼飛蟲疏曰蟲是鳥之大名故曰羽蟲三百鳳凰為長時亦弋獲既之陰女陰王如字

鄭音蔭女音汝○曹氏曰陰蓋覆不暴揚之反予來赫鄭許嫁反毛如字○釋文曰亦作嚇音罅莊子以梁國嚇我是也○曹氏曰以言欺人也

嗟爾寮友汝蹤跡詭祕我豈不知實事而妄作此詩予如彼蟲鳥之飛時亦為弋者所得吾之言亦有時而中也予既覆蓋於汝不暴揚汝之事汝反謂予不知而來欺赫予也

民之罔極罔極解見衛氓○朱氏曰民之貪亂而不知所止職涼善背涼毛如字鄭音亮背音佩○箋曰職主也○傳曰涼薄也○疏曰莊三十二年左傳云虢多涼德○朱氏曰善背工為反覆也

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今曰競強也謂強禦也

涼言刻薄競言彊禦盜言貪黷三者皆謂小人當時必有所指由此三小人致亂故皆以職言之民之亂無窮極者主由此刻薄之人善為欺背之事也彼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也民之所以邪僻者主由此彊禦之人用力為虐也

民之未戾傳曰戾定也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音利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民之所以未定者主由此盜臣爲寇攘之行也羣小不和自相毁訾其涼者見盜者貪黷已甚亦言其不可而覆背以詈之矣謂其黨亦自知其非也涼背盜而詈之故上章言職涼善背也善詈工於駡也涼者雖歸咎於盜欲自文飾言此亂非我所致然我已作爾歌不可隱諱矣承上章予豈不知而作之意詩記曰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詩緝卷二十九

詩緝卷三十

宋 嚴粲 撰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箋曰仍叔周大夫也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宣王承厲王之烈（朱氏曰烈暴虐也）内有撥亂之志（疏曰何休注公羊云撥猶治也）遇烖而懼側身修行（去聲○疏曰側反側也憂自不安）欲銷去之（上去聲）天下喜於王化復行（復扶又反）百姓見憂（疏曰百姓見被憂矜）故作是詩也

宣王即位初年遇旱未有施設天下已喜於王化復行者以其有憂民之心而預期之也解頤新語曰宣王興起他未及施為首以百姓為憂可謂知本矣故天下已深喜之謂其能復行王化也昔春秋之時宋大水魯使弔焉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卹民之心夫列國之公子出其言善君子謂其可以為君則宣王因旱而憂百姓王化復行何疑之有御說音樂悅

倬彼雲漢倬音卓○桑柔傳曰倬明大貌○箋曰雲漢天河也○疏曰河精上為天漢○曹氏曰或謂水氣在天為雲水象在天為漢或謂箕斗閒為漢津雲出漢津謂之雲漢皆非也夫雲合散不常漢則隨天

而轉漢之在天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也史遷云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云水精為漢左傳昭十七年星孛及漢梓慎云漢水祥也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昭回于天**箋曰昭光也○傳曰回轉也○疏曰水氣精光也○曹氏曰天漢起于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為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旋之度也**王曰於乎**音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薦音荐○傳曰薦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箋曰靡無也**靡愛斯牲**曹氏曰左傳謂天災有幣無牲此諸侯之禮耳若祭法所謂祈禳於坎壇雩宗祭水旱皆用少牢天子則有牲矣宗鄭讀為禜禜敬反**圭璧既卒**傳曰卒盡也**寧莫我聽**協句平聲○箋曰寧曾也

宣王憂旱夜不能寐起觀天象以占雨候見倬然明

大之雲漢精光回旋於天夜晴無雲則天河明未有雨候也宣王於是歎傷曰嗚呼今之人何罪乎而天降此喪亂使饑饉重至謂頻年旱也我之禱雨無有神而不舉祭之者牲玉皆所以供祭祀牲則不敢愛圭璧則用之已盡神曽莫我聽乎○此詩多用寧字或訓曽或猶偏或為願辭或訓安不可執一今隨文解之

旱既大甚大音泰 蘊隆蟲蟲王氏曰蘊隆蘊積隆盛○疏曰釋訓云蟲蟲熏也郭璞云

旱熱熏炙人也不殄禋祀自郊徂宮箋曰宮宗廟也上下奠瘞音瘞。傳曰上祭天下祭地。疏曰奠謂置之於地。釋文曰瘞埋也靡神不宗箋曰宗尊也后稷不克錢氏曰克勝也上帝不臨耗斁下土斁音妬。箋曰斁敗也寧丁我躬曹氏曰說文云寧願辭也。傳曰丁當也

天久不雨旱既大甚矣其旱氣蘊積隆盛蟲蟲然其熱熏人我為禱雨之故禋祀未嘗止絕從郊而至宗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無有神而不尊祀之者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非不臨顧我而力不足

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力足以勝旱災而不肯臨顧我與其為旱以耗敗下土寧使災禍當我之身此至誠慘怛之辭也李氏曰史記宋世家熒惑守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恃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今曰不可推如孟子言王無罪歲宋景公不欲移災於股肱之意

兢兢業業傳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今曰業業危動恐懼也烝民四牡業業鄭氏以為動動當為動而不息常武赫赫業業毛氏以為動當為震動可畏此詩及呂曰兢兢業業長發有震且業毛氏皆

以為危當為危動恐懼三說不同皆動之意如霆如雷霆解見采芑周餘黎民靡

有孑遺疏曰釋訓云孑然孤獨之貌言無有孑然得遺漏而不餓病者○曹氏曰說文云孑無右臂曰孑言其

獨也昊天上帝則不我遺疏曰不遺留其意將欲盡殺也胡不相畏先祖

于摧在雷反

宣王言旱既大甚皆已不德所致不可推其過於他

人承上文寧丁我躬之意也吾心兢兢然而恐業業

然而危如聞霆之奮擊雷之發聲也周之民多死亡

矣今所餘之衆民又將無有孑然孤獨而存者矣昊

天上帝不使我有遺類何不畏先祖之業摧落乎庶天以先祖之故而矜念之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音咀。傳曰沮止也。今曰自沮也赫赫炎炎傳曰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云我無所大命近止大命解見蕩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傳曰先正百辟卿士也。箋曰雩祀所及者。疏曰正長也先世為官之長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今曰寧猶偏也

宣王言旱既大甚我當多方思所以救之不可自沮

禱祈不應則人易以自沮而怠心生反覆此詩宣王

欲銷天變之意愈堅愈鋭可謂不自沮矣旱氣赫赫然熱氣炎炎然宣王憂之之甚曰我措身無所矣大命將近謂國將亡也曾無瞻視而顧念之者古者有德之羣公先世為官之正長凡雩祀所及者則皆不我佑助父母與先祖之靈何其偏忍於我而不見救乎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滌音敵。傳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疏曰蓋以少而不茂非全無也。錢氏曰洗也山無木川無水如滌之然旱魃為虐魃音䟦。傳曰魃旱神也如惔

如惔音談。傳曰惔燎之也。疏曰惔燎皆火燒之名

如焚。疏曰焚燎皆火燒之名　我心憚暑憂心如熏傳曰熏灼也。疏曰熏灼俱焚炙之義　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今曰寧願辭也

旱久則山枯川竭故如滌濯然旱魃之神為此虐害如火之惔燎焚燒我心畏憚暑旱其憂心如為火所熏灼羣公先正曾不聞知而見察昊天上帝如厭棄我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故而使百姓受害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黽音閔○錢氏曰黽勉猶勉強也胡寧瘨我以旱瘨音顛○箋曰瘨病也憯不知其故憯驂之上○錢氏曰憯痛也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箋曰虞度也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始欲遯去既又念民命方急當思救之故黽勉於此不敢去也天何偏病我以旱乎水旱之災皆由政失必有以自取之但痛哉不知其何故而致此也知其故則當速改矣惟不知其故因念恐有得罪於神祇

者我祈豐年則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豈上天不度知我心乎我敬事神明如是當不恨怒於我而降此旱災也曹氏曰月令云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大割注云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者大殺羣牲而割之也又云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官籥章氏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后稷配食焉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稔其祀至於上帝日月星辰神農后稷無不徧及可謂夙矣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則方與社亦不莫矣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箋曰人君以羣臣為友鞫哉庶正鞫音菊○箋曰鞫窮

也庶正衆官之長也○今曰鞫與南山鞫又鞫止之鞫字異音義同皆窮極也南山言滛亂之極此詩言勞苦之極疚哉冢宰疚音救○箋曰疚病也窮哉病哉者言勞倦也趣馬師氏趣芻之上○趣馬解見十月之交○今曰師氏地官中大夫膳夫左右今曰天官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靡人不周今曰周裕也周爰咨諏之周傳以為救今不從無不能止今曰無猶毋也言毋自謂不能而止不為也瞻仰昊天仰音仰云如何里十月之交悠悠我里箋曰里居也○今曰田里也旱則田里無聊也鄭訓憂破字作悝不若從本字人君以臣為友相與綱紀四方者今羣臣以救旱之急於常務之可緩者不暇整之故云散無友紀也自

庶官之長冢宰之官皆究心於禱祈賑救之事或奉行之或討論之夙夜不遑以致勞瘁故云窮哉病哉也窮極言勞苦之極也庶正冢宰既皆勞瘁下至趣馬也師氏也膳夫也左右之臣也靡不周徧謂無一人不勞瘁也人皆勉力救荒無有自謂不能而遂止者宜王瞻仰昊天而歎曰田里之間將如何乎必有愁歎之聲矣憂民之辭也○舊說以窮哉疚哉為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庶正冢宰位高禄厚恐未至此

又以周為賙給羣臣救荒當先及小民不應但賙給有位也 傳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疏曰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列是掌近王之兵故令弛其兵也徹膳者天子日食太牢令減損之左右君之左右摠謂諸臣不修者無所修作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 嘒音諱○傳曰嘒衆星貌 大夫君子昭假無贏 假音格贏音盈○呂氏曰贏餘也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 為去聲 以戾庶正 傳曰戾定也 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宣王以旱之故夜不能寐瞻仰昊天不見雲興而唯見嘒然之衆星未有雨證也於是呼其臣而勉之曰大夫君子我之所以昭格於天以禱雨者已無贏餘矣然未得雨則死亡將近不可遂已而棄其前勞更思所以禱祈必得雨而後止所謂則不可沮也若此者非求為我之一身乃所以定衆正也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瞻仰昊天何時恵我以安寧乎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崧音崧尹吉甫美宣王也箋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曹氏曰尹官也以官為氏天下復平復音服又扶又反能建國親諸侯疏曰能建國親諸侯離為申伯發文要是總言宣王之美褒賞申伯焉朱氏曰申國名

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送其行之詩也

崧高維嶽傳曰崧高貌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駿極于天駿音峻○傳曰駿大也極至也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曰鄭氏注孔子閒居云仲山甫及申伯也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傳曰翰榦也○觧見維周之楨四國于蕃方元反○王氏曰蕃言扞蔽四方于宣王氏曰宣言敷播

首章以仲山甫比申伯也詩人之意謂申伯佐宣王中興關國家之運則其生必不凡故設為神異之辭言崧然而高竦者嶽也其山駿大極至于天維此嶽降其神靈以生仲山甫及申伯也當時仲山甫為相申伯亞於山甫此詩為美申伯而以山甫並言蓋謂申伯與山甫伯仲閒耳借山甫以大申伯也維此申伯及山甫皆為周室之翰榦四國則于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蓋山甫兼總內外之任

而申伯則專主蕃宣之職也○此詩首章主申甫而言謂申甫之生必有所自來故推原於嶽降以尊之非申甫實為嶽神也○舊說謂姜氏之先主四嶽之祀嶽神福興其子孫則執着於嶽降之文以辭害意矣此詩言嶽降申甫猶烝民言天生仲山甫耳鄭氏注禮既以甫為山甫而箋詩乃以甫為甫侯自為異義且申伯光輔中興而遠取周道始衰之甫侯以匹之非所以襃揚申伯也蓋泥嶽神福四嶽之子孫謂

申甫皆姜姓耳或者疑甫為字申為國則名稱不類故以申甫皆為國不知古人文辭難以例拘舜典稱稷契稷以官契以名漢稱絳灌絳以封邑灌以姓皆不類也

亹亹申伯箋曰亹亹勉也○李氏曰按史記周本紀中者乃侯爵也以其為方伯故謂申伯○今曰方伯者一州之牧

王纘之事纘音纂○箋曰纘繼也○李氏曰王纘繼之以事如北門政事一埤益我

于邑于謝王氏曰國之所都亦曰邑○傳曰謝周之南國也○疏曰申伯先受封於申國本近謝令命為州牧故改邑於謝○今曰西漢地理志申國在南陽宛縣後漢地理志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百

里申謝其地相近南國是式疏曰南國謂謝旁諸國式則為一州之牧王命召伯傳曰召公也○疏曰以常武之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王肅云召公為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錢氏曰登升也自卿士為牧伯故曰登世執其功傳曰功事也

次章述封謝也申伯亹亹然勉於職故王繼之以事其任益重也往邑謂去京師而就國邑也往謝指其邑之所在也先虛言之後實言之也申伯為一州之牧使南國有所法式王於是命司空召穆公先營謝

邑以定申伯之居申伯元為諸侯今為州牧於謝是升此南邦也世世執守其功長為牧也○詩人之辭多以一事分兩節言之如載脂載舝止是脂舝一事耳今言載脂則謂塗脂於舝言載舝則謂設舝於車是剁是菹止是以瓜為菹一事耳今言是剁則謂以刀削瓜言是菹則謂淹瓜為菹于周于京止言周京一事耳今言于周則指國言于京則指國所都之地此于邑于謝語勢正與于周于京同䟽以上于為往

下于為於今不從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箋曰庸功也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李氏曰徹什一之法也公劉遷于豳邑而徹田為糧今申伯之改邑于謝亦必徹其土田。錢氏曰厲王後徹法漸壞故使召伯正之王命傅御錢氏曰王命申伯傅相及治事之官遷其私人傳曰私人家臣也。錢氏曰遷謂禮遣之

三章申上章營謝之事也王又告申伯以改邑之意云我欲使汝為法於此南邦今因此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爾之功言尊顯之也召公於時猶尚未發王

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凡申伯土田以徹法定其稅賦十取其一王又命申伯傅相及治事之官遷其家臣而資遣其行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俶音觸○王氏曰俶始也○錢氏曰始作之也寢廟既成既成藐藐釋文亡角反○錢氏曰藐藐高廣貌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音矯○傳曰蹻蹻壯貌○今曰本訓舉足行高故為壯貌鉤膺濯濯鉤膺解見采芑○疏曰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樊讀作鞶○錢氏曰濯濯鮮明也

四章述召伯既營謝及王錫遣申伯也申伯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始作其城郭又作寢與廟以定其人神所處此寢廟既成矣既成之貌藐藐然高廣也王將遣申伯乃賜以四牡之馬蹻蹻然强壯又賜以馬裝頷之金鉤及在馬膺前之樊纓皆濯濯然鮮明也王遣申伯路車乘馬乘去聲○傳曰乘馬四馬也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疏曰毛以為桓圭九寸鄭以為圭長尺二寸謂之介○詩記曰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時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為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

介圭以作爾寶傳曰寶瑞也○疏曰毛以為瑞謂所執之玉鄭以介圭非諸侯所執故以為寶也

往近王舅近音記○傳曰近已也○箋曰近辭也○疏曰如彼已之已也下云王之元舅知姜氏生

王

宣南土是保箋曰保守也

五章申述錫遣之事也王發遣申伯之國賜之以路車即上文鉤膺金路也賜以一乘之馬即上文四馬蹻蹻也申伯以異姓受金路異恩也故侈君之賜而申復言之也王因告申伯我謀爾之所居無如南土之最善又特賜汝以大圭為汝所執之瑞申伯侯爵

當賜信圭七寸耳稱介圭亦侈君賜而美大言之也寶玉以分同姓申伯以異姓受賜亦異恩也王又命之曰往已王舅當於南土是保守也○舊說以上賜四牡鉤膺是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按周禮巾車金路有鉤本以封同姓申伯以異姓受此賜侈矣乃止為私恩名器無乃褻乎此詩多申複之辭既曰王命名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名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謝又曰因是謝

人以作爾庸既曰王命名伯徹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名伯徹申伯土疆既曰謝于誠歸又曰既入于謝既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蹻蹻鉤膺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此詩每事申言之寓丁寧鄭重之意自是一體難以一一穿鑿分別也

申伯信邁箋曰邁行也王餞于郿餞音賤郿音眉又音媚○疏曰郿于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箋曰餞送行飲酒也申伯還南還音旋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峙音雉粻音張○錢

氏曰時禮猶聚也式遄其行遄市專反○箋曰遄速也

六章述申伯往謝也申伯於是信行矣郿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時王至豐冊命申伯於文王之廟故行餞送之禮于郿申伯北就王命于岐周乃旋反而南行其于謝邑誠然歸之矣言信邁誠歸蓋申伯志在王室宣王恩隆元舅人疑其未必往謝故言信邁誠歸謂果然成行也前此申伯未發之時王已豫命召伯以徹法稅其疆土預峙

具其糧食令自京至國無缺乏用是以速申伯之行使在道不留滯也○郿豐皆在鎬京之西其地相近王命申伯為州牧改邑於謝必册命於文王之廟故告廟畢而飲餞于郿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名諂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文王之廟在豐命諸侯必至豐告廟于周受命亦豐廟也郿即董卓所築郿塢漢志音媚

申伯番番音波番書作番音義同○曹氏曰秦誓云番番良士孔安國以番番為勇武貌然下文以

仡仡勇夫爲所不欲則不當以番番爲勇武葢耇艾之狀也。今曰秦誓以旅力既愆爲耇耇則爲耇艾可知也既入于謝徒御嘽嘽音灘。傳曰徒行者御車者。朱氏曰嘽嘽衆盛也。考見四壯周邦咸喜蘇氏曰周人也戎有良翰箋曰戎猶汝也翰幹也不顯申伯傳曰不顯顯也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箋曰憲表也言爲文武之表式

七章述申伯至謝此方送行而豫道其事也申伯番然者耇艾既已入於謝邑其徒行者御車者嘽嘽然衆盛普天王土侯國皆周邦也南方諸國喜得良牧於是相慶曰汝有良翰蔽矣州牧得人諸國皆頼之

也申伯為南國所悅如此豈不光顯乎申伯為王之長舅文人武人皆以為表憲言其文武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 疏曰柔惠安順也 揉此萬邦 揉柔之去聲又上聲○錢氏曰揉謂柔伏之○曹氏曰漢公孫弘云揉曲木者不累日顔師古注云揉謂矯而正之也蓋柔曲而使之直耳○疏曰周無萬邦因古有萬國舉大數耳 聞于四國 聞音問 吉甫作誦 箋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 其詩孔碩 箋曰碩大也 其風肆好 蘇氏曰肆極也 以贈申伯 箋曰贈送也

八章言作詩送行也臣道以柔順為體然必貴乎正

直所以為全美萬邦若有不服之國申伯為牧能揉之使順其聲譽聞達于四方今我作是工師之誦其詩之辭甚大其風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又極其好以此贈申伯之行也所言王室依賴諸侯表式皆天下安危之大計是其詩之大也美其功以勉之是其風之好也王氏曰吉甫作此詩以贈申伯而序以為美宣王則王之美於是乎在蓋唐史臣贊裴度云非度破賊之難也任度之為難也申伯信賢矣任申伯者豈不賢乎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中去聲疏曰大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材藝者也是賢能相對為小別散則皆相通也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

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吉甫作詩以送之也

天生烝民傳曰烝衆也有物有則傳曰物事也則法也民之秉彝音夷○箋曰秉執也○傳曰彝常也好是懿德好去聲○傳曰懿美也天監有周箋曰監視也昭假于下假音格○箋曰假至也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傳曰仲山甫樊侯也○疏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為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韋昭云食采于樊僖二十五

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内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内之國稱侯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内也如預之言畿内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

首章言天生仲山甫也天生衆民具形而有物稟性而有則則即帝則也以其具於吾身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有父子則有慈孝皆天理之不可踰也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於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氣之粹焉是有關於國家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今天視有周之德

昭明假至於下故保佑此宣王而生仲山甫之賢以輔佐其中興之功也有周總一代言之天子指宣王也言由先世積徳之久故天眷宣王為生賢佐也孔子閑居舉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曰此文王之徳也謂文武之徳施及後世故天生申甫以佐中興與此詩意同此詩欲美山甫故謂山甫天實生之若所禀獨厚於人者要之仲山甫能勿喪耳楊氏曰近取諸身百骸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物也而各有則焉視聽言動必由於禮一身之則也為君而止於仁為

臣而止於敬為子而止於孝為父而止於慈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長幼朋友之則也皆天理之常也民秉其常明莫不好德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者如此其生仲山甫也亦若是而已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箋曰嘉美也令儀令色箋曰令善也小心翼翼箋曰翼翼然恭敬古訓是式箋曰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威儀是力蘇氏曰力勉也天子是若傳曰若順也明命使賦傳曰賦布也

次章備舉仲山甫之德其德柔和而嘉美不過其則言柔得中也令儀則動止雍容令色則容貌溫粹見

於外者無不善矣又小心翼翼然恭敬表裏如一也又能惟先王之訓典是法惟一身之威儀是勉惟天子之所行是順天子有明命則使山甫布之○山甫令儀令色則動容周旋中禮矣猶曰威儀是力何也有德者固威儀之所自形而謹其威儀者亦所以檢攝而養其德也故致禮以治躬則莊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可不勉歟大臣以道事君而曰天子是順何也順者臣道也坤道也坤元承

天順也六二直方亦順也事君盡禮順也有犯無隱亦順也將順正救皆出於忠愛無往非順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然則天子是若非面從容悅之謂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璧○箋曰百辟百君也纘戎祖考箋曰戎猶汝也繼汝先祖先考○李氏曰山甫祖考嘗居是官矣○今曰戎毛氏訓大鄭氏訓汝今以戎雖小子戎有良翰之類當從鄭念茲戎功之類當從毛王躬是保箋曰保安也出納王命朱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錢氏曰出謂王所施行出之於下納謂羣臣奏請復命納之于上王之喉

舌傳曰喉舌冢宰也○箋曰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疏曰上云式是百辟故為冢宰舜命龍特立納言之官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

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箋曰冀不發應

三章備舉仲山甫之職也王命仲山甫曰我以汝為諸侯之法式纉繼汝先祖先考而保安我王躬出王命則承而布之納王命則行而復之作王之喉舌賦布其政教於畿外使四方於是發應出納則居中以通達上下之情賦政則出外以經營四方之治詩記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式云者表率儀法之謂也保云

者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之謂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李氏曰肅肅嚴也仲山甫將之傳曰將行也邦國若否音鄙〇釋文曰否惡也舊方九反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音懈〇今曰解怠也以事一人

四章申上章賦政之事也言肅肅然而嚴者王命也仲山甫將而行之諸侯之有賢否者仲山甫則辨而明之山甫既明又哲下以保全其身謂善處功名無悔吝瑕疵之可指又早夜不解怠以奉事天子詩記曰明

亦哲也並言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説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葢誤矣保身乃已事豈為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髪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徇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在宣王之時羣臣之任遇莫先焉而省察其身奉事其主亦無一毫怠忽信所謂小心翼翼矣○朱氏曰保身葢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錢氏曰於一事有見亦可以言明至于哲則無不見也明至於哲盡見天下之理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下可保身上能事君不必專在遠害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茹音孺又音汝○箋曰柔猶濡毳也毳昌銳反本又作脆○廣雅曰茹食也○疏曰取菜之入口名為茹○曹氏曰茹者吞咽之名若茹草茹毛然凡魚肉柔也則吞咽之剛

則吐之箋曰剛堅强也○曹氏曰骨骾則吐棄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矜與鰥音義同不畏彊禦解見蕩

五章言其剛柔不偏也人有嘗言謂物之柔者人則茹食之物之剛者人則吐出之喻陵弱而畏彊也惟仲山甫則柔不茹而剛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也疏曰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輶音酉又音由○箋曰輶輕也民鮮克舉之鮮上聲我儀圖之箋曰儀匹也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

傳曰衮冕者君之上服也○箋曰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　維仲山甫補之

六章推尊其德足以格君也人有常言謂德之在人根於固有反而求之其輕如毛非難能也而民少能舉之者自暴自棄也吉甫於儀匹之中圖謀之求其能舉德者乃維仲山甫能舉之人有不及則賴良朋切磋之助有愛其人之心則亦思効忠益以助之今吉甫之心雖愛山甫而欲助之而山甫全德吉甫無可以致其助也王之職有闕失仲山甫能補之使無

闕也袞職者斥王也

仲山甫出祖 箋曰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曹氏曰顏師古注漢書云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焉昔黄帝之子纍祖好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祀以為行神其祭設軷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 四牡業業 箋曰業業動也○今曰動而不息之意有考見雲漢 征夫捷捷每懷靡及 四牡彭彭 音棚○今曰朘以此為行貌即不息之意考見出車 八鸞鏘鏘 鸞解見采芑○箋曰鏘鏘鳴聲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傳曰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疏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補傳曰竊意夷王時雖遷而城郭未為周備故宣王城之歟

七章言城齊之役也王命山甫城齊遂為祖道之祭而行其所乗之四馬業業然動而不息其所從之行夫捷捷然而敏常恐不及事也其所乗之四馬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鏘鏘然而鳴所以為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令往築城於東方之齊國蓋去薄姑而遷臨菑也

四牡騤騤音逵○今曰桑桑傳云騤騤不息也八鸞喈喈音皆○錢氏曰喈喈和鳴也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箋曰穆和也仲

山甫永懐以慰其心

八章言作詩送行也山甫往齊而周人望之欲速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吉甫自言我作此工師之誦穆穆而和如清微之風可以化養萬物山甫心在王室其在外多有所懐思以此詩慰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詩緝卷三十